

昔日沙颍河上的码头搬运者

常全欣

周口历来水陆交通发达,因而水陆装卸搬运生产历史悠久,比较繁荣。在周家口沙颍河各个码头,曾经活跃着一代又一代的码头搬运者。他们如何劳作,他们的生活经历了哪些变化?让我们一起走近他们。

清朝前期,周家口产生了“脚行”。所谓“脚行”,就是靠卖苦力做装卸搬运、维持生计的行当。到了清朝中期,随着周家口商业、手工业的不断发展,“脚行”里的个体脚夫已经远远不能适应运输形势的需要,于是他们就自发组成了“脚行班”。

每个“脚行班”,都推选一名有威望的人当“脚行头”,或者叫“帮头”。后来,“脚行头”逐渐被帮会头目或劣绅所取代。这些人控制生产工具,霸占资源,垄断商行、粮油行、渡口和码头,各霸一方,并依仗权势相互勾结,坐地分成,对脚夫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。各“脚行班”头目对脚夫的收入要提三至四成,有的提五成,对外来脚夫收取的提成更高。除此之外,脚夫还要交纳各种苛捐杂税,向帮社交香火费、修缮费等。

王荃荣先生撰写的《漕运离不开“脚行班”》一文,记载了昔日脚夫们的艰辛:烈日炎炎的夏天,皮肤晒得黝黑发亮,寒风刺骨的隆冬,干起活来也经常累得袒背露背,大汗淋漓……冬天穿的是破烂棉袄和叉裤,满身补丁和污

垢,冻红的脚趾经常露在破鞋外……一位老搬运工人说,过去的“脚行班”是“汗干钱毕衣服烂,临老不进去要饭”。

据《周口地区交通志》记载,民国时期,周家口的“脚行班”共有18班,分别是陆陈班、西坊子街陆陈班、山货街山货班、剪子股什货班、花土地庙皮杂班、小南街陆班、大渡口杂货班、北永兴街小五班、磨盘街陆陈班、盐场码头班、大渡口山货班、颍河北岸淮新阁杂班、新渡口茶麻班、上齐埠口竹木杂班、篦子街陆陈班、马路口陆陈班、小渡口顺河街山货班、河西岸陆陈班。这些“脚行班”共有脚夫1139人,车子588辆,布袋2488条,杆子393根,抬筐170个,绳463根,负责沙颍河7个码头(即大、小渡口码头,盐场码头,新渡口码头,火星阁码头,磨盘山码头,上齐埠口码头)和粮坊、粮行、油盐行、茶店等17家各种货物的搬运。有时也在各县城送货。在18个“脚行班”中,从事码头搬运的有356人。搬运的工具主要有杠子、筐、绳、手推车,脚夫们搬运货物主要靠手推、肩挑、人抬、肩扛,十分辛苦。

从清朝到民国,这些“脚行班”有兴有衰,有的“帮头”几易其人,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。1948年2月,搬运工人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,成立了搬运工会。1950年10月9日,在周口市搬运工会的基础上,成立了周口市

搬运公司,1954年改名为周口市搬运站。1956年9月,周口市搬运站改名为周口市搬运公司。他们采取“统一调度、统一组货、统一管理”的经营方式,按照“各尽所能、按劳分配、多劳多得”的形式进行分配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,周口沙颍河两岸的码头多是自然形成的,仅有少数为砖石码头,每逢雨雪天气,搬运装卸货物的条件非常艰苦,劳动强度非常大。为提高生产力,1951年1月,省航运局拨款1000万元(旧人民币),把周口上下游两个旧码头改建为石级码头,面积为1800平方米,每天可装卸70只木帆船物资。此后,又在老桥下游建成了南北对岸码头,均为砖砌水泥结构,占地面积1575平方米。上世纪50年代中期,生产工具得到发展,扛、抬、背的搬运形式逐步被胶轮架子车代替,并逐步向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发展。

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,地处水陆交通要地的少数乡镇,设有常年或季节性的“脚行班”从事搬运业务。在沙颍河周家口下游,淮阳县的新站就是一个重要码头。民国初期,曾在这里设立了宏承转运公司、沙颍航运站和搬运装卸“脚行班”,当时的“脚行班”主要负责新站码头的搬运装卸任务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,新站有裕顺行、万顺行(又称曾家大行)、雷月德行三个“脚行班”,有

搬运工人100人左右,担负船上粮、煤、黄花草、食盐、黄麻等货物的搬运装卸任务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新站搬运装卸业务迅速发展。1950年,搬运装卸队伍增至300多人。

位于沙颍河下游的沈丘县,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沙颍河上共有12处装卸码头,另有自然码头31处。上世纪50年代初,人民政府先后投资对12处码头进行了修建,提高了装卸能力。1963年,在槐店建了1处水泥码头,配备了装卸台,极大地提高了搬运能力。与此同时,西华、扶沟、项城和鹿邑等地的码头搬运,在上世纪50年代都繁荣一时。后来,由于沙颍河、贾鲁河、涡河建闸断航,码头搬运量逐年降低,直至最后停业、转行。

如今,周家口沙颍河上的“脚行班”已经成为历史。尽管如此,我们也不能忘记,周家口的“脚夫”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码头搬运工人们。因为他们为周口航运的发展出过力、流过汗。②8

周口记忆



品味乡愁

报时报警打更人

王天瑞

我国古代没有报时手表,人们判断时间,就以太阳为依据,日出而耕,日落而息。那么,天黑好说,什么时候天亮呢?人们就以公鸡报晓来决定。不过,公鸡“守夜”也有“失时”的时候。鸡叫,不是每只鸡都同时叫的,有的叫得早,有的叫得晚。同一只鸡,一年四季叫得也不同,通常夏季早些,冬季晚些。这样,公鸡“失时”,人则失误,如果有大事待办,必铸大错。还有,漫漫黑夜怎么报时呢?于是,人们在历史长河中,渐渐摸索出了利用“打更”来进行报时。

在乡村,经常能够听到人们说,“一更……五更”,究竟什么时候是“一更……五更”呢?古时,人们把一夜分为五个时辰,每个时辰称为更,一夜即为五更,每更相当于现在的两个小时。一更,即从晚上的7点到9点。二更,即从晚上的9点到11点。三更即从晚上的11点到次日的1点,此更正是半夜时分,俗称半夜三更。四更,即从次日的1点到3点。五更,即从次日的3点到5点,此更正是东方欲晓,天将黎明。

打更,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夜间报时制度。打更人,又称更夫、打更的。那些年代,农民下工后,或者说吃过晚饭后,没啥娱乐活动,基本上是日落而息。夜里,人们听到打更声,便知道是什么时间了,也就知道应该做什么了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,农村仍然没有钟表,农民们仍然进行打更。只不过更夫变了,过去的更夫是村里雇人,由各家各户兑粮兑柴付给报酬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更夫是村里自发组织起来的青壮年人,轮流值班,进行打更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各村打更,是由上级统一部署的,其方法和步骤也大同小异,看一村便知全区。说说我所知道的黄村打更吧。黄村中心靠北一点有三间房,人称大庙,是公共房屋,里面空空如也,村里就把它定为打更室。打更,每夜两班,每班两人,当夜都住打更室,三更午夜换班。村里为打更室配有床(被褥自带)、蓑衣、水鞋、马灯、铜锣。打更,风雨无阻,是个很辛苦的活。夜里每更开始,更夫都要在村里转一圈,边转边在各个“点”上打三次铜锣。打一更,四快一慢,即“咣咣咣咣,咣……”;打二更,三快一慢,即“咣咣咣,咣——”;打三更,二快一

慢,即“咣咣,咣——”;打四更,一快一慢,即“咣——”;打五更,一慢,即“咣——”。打更还规定,每更打锣时,可拉长腔喊一句口号,但口号必须简短、有力、文明,如“大风来临,关窗关门”“天干物燥,防火防盗”“三更午时,平安无事”……

也许有人会问,古时没有钟表怎么计时呢?古人计时有两种方法,一是漏壶计时法。漏壶分为流水壶和接水壶两部分。流水壶下有小孔,可滴水,滴水再流进接水壶。接水壶中有立箭,箭上刻有100个刻度,刻度随着水逐渐上升,便可得知时间。第二是燃香计时法。一根特制的香,大约燃烧两个小时——一更天。黄村人打更,使用的是燃香计时法。就是这些土里土气的计时法,为农民的生产和生活作出了巨大贡献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,由于治安形势严峻,农村打更逐渐变换了内容——报时的作用越来越弱,报警的作用越来越强,后来的打更变成了治安巡逻。黄村不但为打更室配上了防身棍,不久还配上了一种退役的老式步枪。不过,打更人不让小学生说,枪里没有子弹。打更的锣声也增加了报警锣——咣咣咣、咣咣咣、咣咣咣……

我记得,在一个冬日的三更天,雪花飘飘。两位打更人巡逻到村头的一个秫秸庵子前,听到了呻吟声,掂起马灯一照,原来是位逃荒人病饿交加,就赶紧把他送到打更室,为他请来医生看病,还为他做了热面条吃。第二天,全村人捐出四麻袋红薯,用大车拉着,把他送回了家。

我还记得,在一个秋日的二更天,夜色漆黑。两个打更人巡逻到王见庄家门前,看到有人赶着王见庄家的老黄牛往外走,顿生疑惑,大声问,谁?赶牛弄啥去?那人一听,撒腿就跑。打更人立马敲起报警锣:“咣咣咣、咣咣咣、咣咣咣……”全村人立马冲出家门,围追堵截,很快捉住了偷牛贼,几个人押着,把他送到了派出所……

伴随钟表的普及,人们不再以打更来满足对时间的需求。伴随人民公社化的来临,一切财产归公,也不用再以打更来防范贼人来袭。于是,我国自从汉代开始实行的打更报时制度,历经2000多年,终于在人民公社化时期画上了句号。②8



全民参与 植绿护绿

创建全国绿化模范城

周口报业传媒集团 宣

设计 王朝辉